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被呼喚的可可托海

陶宗令

在北疆的諸多旅遊景點中, 倘若僅僅從「風景」的角度來說, 可可托海並不是特別搶眼。它缺少天池的婀娜, 也不如坎兒井那麼智慧, 更不能與俊美豪放的喀納斯同日而語。然而, 它卻在久遠的, 處子般的靜默中因為一聲聲「心上人, 我在可可托海等你……」的呼喚, 于猛然間被再一次找回到了社稷的前台。

可可托海的哈薩克語意為「綠色的叢林」, 蒙古族語意為「藍色的河灣」。這種生機勃勃的寓意主要得益於那兒有水。換言之, 可可托海就是阿爾泰山脈在不斷的地質

活動中被中國唯一一條流入北冰洋的額爾齊斯河及其水系所濡養, 切割出來的一條大峽谷遺址。

曾幾何時, 烏孫、突厥、柔然、瓦剌等游牧民族都一度以此為家園。然而, 由於生產力的落後和匈奴的束縛擄掠, 在無休止的格殺與抗爭中, 終於呼喚來了一位東方使者。他歷經生死艱辛, 不失漢節, 最終使中原的影響走出臨洮而抵達中亞、西亞乃至南歐。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到了王之渙舞文弄墨的年代, 一幅包括可可托海在內的西北邊關的哀傷畫卷又通過低鳴的呼喚把戍邊將士的思鄉之情吟唱得悲壯委婉, 如訴如泣。

時光到了公元1930年, 有前蘇聯學者從額爾齊斯河的泥沙中發現了稀有礦石成分而溯源到了可可托海。而到了第二年即1931年秋, 那裡又發生了8級地震, 留下一個長1.5公里, 寬350米, 下滑63米的巨大塌陷區。

從此, 可可托海用更加裸露的胸懷, 接納著紛至沓來的墾礦人, 直到1935年前蘇聯正式介入礦區並擁有事實上的勘探和經營的主導權。

造物主是多麼眷顧可可托海礦區呀! 世界上已知的礦種有140宗, 這裡佔了86宗。而門捷耶夫化學週期表上原先沒有的7種稀有元素, 也是靠這裡的發現給補填上去的。更有甚者, 蘇聯人最先垂青的鉍, 是核反應堆不可或缺的原料; 鉍是火箭發動機的最佳燃料; 而同位素鋳6, 更是引爆氫彈的重要動力。

可可托海礦區的最早的受益者是前蘇聯。他們用從這裡挖去的寶藏支撐起了冷戰時期最具威懾力核武器, 發展起了與西方抗衡的太空航天技術。直到1955年元旦, 才移交給了中國獨自經營。爾後, 勤勞憨厚的中國人民在這個滿目瘡痍的巨坑裡繼續不畏艱險、流血撒汗, 為共和國自己的「兩彈一星」的研製立下了不朽功勳。

因為一直被列為高等級機密區域。所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可可托海這個地名完全從中國地圖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111」或「三號礦」。直到1999年底才終於進入停采期。現在, 昔日的「三號礦」已經改名為「功勳礦」。

歲月如歌, 貴在當下。也許是以往的光陰過于蒼茫, 曾經的呼喚過于傷感。於是, 當日益劇增的遊客帶著現代的理念來到可可托海時, 總是抱著好奇、觀景、取悅的目的來放飞心靈的。

龍門廣場是峽谷的出入口, 只要進到這個區域, 就會被一方巨大的露天顯示屏和嘹亮的「你的駝鈴聲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 告訴我, 你曾來過這裡……」的歌聲所震撼。

第一個景點是白樺林景區。成千上萬棵苗條修長的白樺樹錯落有致地排列在額爾齊斯河的河灣上, 時而綠影婆娑, 時而含情脈脈。使人放眼望去, 立馬就會產生一種憐香惜玉、心曠神怡的感覺。而樹蔭下那些蜿蜒幽靜的小路和竊竊私語的蟲鳴, 更是讓你的遐想飄向遠方。

離開白樺林, 觀光車又爬了幾道綠褐相間的山坡, 再拐幾個彎, 一個叫作「百花

草場」的景點又出現在了眼前。只見一道清澈得發綠的河水把一塊由滿天星、山油菜、映山紅、野菊花、刺薔薇、苜蓿等編織成的大花圍攔在彎彎裡, 斑駁陸離、煞是好看。

觀光車時時時晃, 時快時慢地繼續往前行駛, 終於在不知不覺間抵達了標誌性景點——神鍾山了。

神鍾山海拔1608米, 因巖體受寒凍風化之侵蝕, 沿水平節理的節理不斷崩解垮塌, 使山峰的表面既圓潤平滑又十分陡峭, 從而形成鍾狀地貌。

從觀光車終點站到神鍾山還得步行大概1華里。同龍門廣場一樣, 這邊也是一下車就可以聽到道路兩旁的喇叭裡傳來的「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拉提, 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的優美旋律。

再愜意的行程也要結束, 悠揚的歌聲卻繼續在景區上空和每個旅者的心中飄蕩。是啊, 人們往往歡喜把對愛情的嚮往與思念當成是對美好生活的一種轉注, 似乎因礦而建的可可托海小鎮上到處都充滿了愛的纏綿、情的浪漫。殊不知, 只要大千世界的舞台有了人類社會這個背景和道具, 幾乎所有的輝煌都來自蒼茫的呼喚和被呼喚——

「我釀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你唱的歌卻讓我一醉不起……」

蠻荒祈盼蒼蒼, 文明就對過去唱道: 你的駝鈴聲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 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

歷史邁進了現實, 未來就對今天唱道: 再沒有人能唱出像你那樣動人的歌曲, 再沒有一個美麗的姑娘讓我難忘記……

一株玉米的獨白

劉天文

活著，
以站立的姿勢
也有妥協
不過是，風來側身
所有的疼痛
都來自骨頭的拔節
暗處也有努力
一支支
深入泥土的根須
牢牢釘入大地
吸收軀幹挺直的鈣質
所有的鋒芒，
是一片片葉
長成利劍的樣子
守護腰間的孩子
等到那麼一天
摘下，
披頭散髮枯黃的纓
卸下層層武裝的皮甲
露出一排排、
一列列豐滿的子實
和金燦燦的笑

文藝副刊



海韻

錯過

患軍明

朋友, 你可有錯過車的經歷? 一輛等待很久的公共車漸行漸遠了, 留下一個無奈的眼神。

哎! 只怪自己走了神, 只怪自己轉了一下身, 只怪自己跑得不夠快, 只怪自己氣力不足沒能擠上車去……我們常常為錯過一趟車而悔恨惱惱, 內心常常佈滿烏雲。

但朋友你可有錯過車的欣喜經歷? 當一輛擁擠的令人窒息的公共車剛剛駛過, 你沒有回過神來, 下一趟卻很快駛來。你突然發現, 這輛車的乘客寥寥無幾, 於是輕快地上車, 愜意地就坐, 心情快樂而輕鬆。

其實錯過一趟車沒什麼大不了的, 錯過上一趟, 還有下一趟。錯過並布意味著失敗和終結, 錯過也許是一個新的轉機和開始。

在漫長的一生中, 我們無數次錯過。也許錯過的是一處絕美的風景, 也許是一次機遇, 也許是一段情感……錯過的事物與我們擦肩而過, 失之交臂, 但我們卻無力改變現實。

有些錯過是很殘酷的, 它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 留下終生的

遺憾。那些錯過的事物遠離我們, 成為遠方地風景, 我們只能無數次地遙望, 無數次地怨悔。錯過的痛苦記憶折磨煎熬著內心, 令人捶胸頓足, 無法自拔。

徘徊苦悶的人啊你可曾想過, 因為一次錯過浪費了你多少美好的青春時光。

因為怨悔又無形中丟失了多少機緣。錯過不要緊, 關鍵是如何告別它, 如何放下它, 去尋找一個新的開始。如果再豁達一些, 再看開一些, 再瀟灑一些, 也許命運之車或許可以載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擺正心態, 將錯過看淡一點, 一切順其自然。給自己找尋一個理由, 將自己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出來, 也許錯過是一種必然, 也許有些東西本來就不屬於你。錯過一處風景前面還有無限風光, 錯過一次機會後面還有更多, 錯過一段感情說明你的緣分還未真正到來。錯過只不過是人生的一種常態, 它短暫停留但決不會永久延續。

活得超然灑脫點, 坦然面對曾經的錯過。「錯過, 上天都有過錯, 創造悲歡離合, 要我們承擔結果。」既然已經錯過, 那麼請你鼓起勇氣, 選擇笑著一路走過。

向江向海向未來

從江蘇南通高質量發展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新氣象

新華社記者齊中熙、楊丁森

萬里長江, 奔流入海。江之尾、海之端, 就是素有「江海門戶」之稱的江蘇南通。與上海、蘇南隔江相望, 特有的歷史文化傳承, 讓南通融入長三角一體化, 實現高質量發展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對長三角「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 實現更合理分工, 凝聚更強大的合力, 促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近年來, 南通把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作為核心戰略, 優化發展思路, 搶抓發展機遇, 重塑發展格局, 呈現出「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新氣象。

「南通好通」: 正成為長三角乃至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重要組成部分

北起南通, 南至張家港, 浩瀚長江江面上, 滬蘇通長江公鐵大橋長虹臥波, 飛跨兩岸, 汽車、高鐵在大橋上下兩層川流不息。

2020年7月1日, 滬蘇通長江公鐵大橋、滬蘇通鐵路正式通車運營, 與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市, 到上海的鐵路不再需要繞道南京, 兩地間最短行程壓縮到1小時左右。

2020年11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南通考察時說: 「當年, 你們這裡和上海隔江相望, 南通不好『通』, 現在跨江大橋建起來,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從此『南通就好通』了。」

「南通好通」, 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新氣象。

跨江——
規劃中的張皋過江通道、蘇通第二過江通道、海太過江通道、北沿江鐵路通道、崇

海通道, 與現有的崇啟大橋、蘇通長江公路大橋、滬蘇通長江公鐵大橋一起, 未來將形成「八龍過江」新格局。

入海——
10月18日, 南通通州灣新出海口——呂四起步港區「2+2」碼頭主體工程全面完工, 進入交工驗收階段, 為年底開港提供有力保障。通州灣地處長江入海口北翼, 處於「一帶一路」交匯點, 建成後將成為繼上海洋山港、寧波舟山港之後我國又一江海聯運新通道。

鐵路——
從改革開放前的「地無寸鐵」到如今連線成網, 再到逐步邁向鐵路樞紐門戶, 近兩年陸續開通的滬蘇通鐵路、鹽通高鐵, 加上在建和規劃中的北沿江高鐵、通蘇嘉甬高鐵等, 讓南通融入「軌道上的長三角」和「上海1小時經濟圈」。

航空——
南通新機場正加緊前期工作, 近期規劃4000萬人次年旅客吞吐量, 遠期按8000萬人次進行規劃控制, 建成後將與上海浦東機場、虹橋機場共同構成上海多機場體系主樞紐。未來, 南通將進一步突出交通先導, 完善多層次軌道交通, 構建公鐵空、江海河立體化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打造成為長三角乃至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的重要組成部分。

產能向綠、創新驅動:
在長三角一體化中重塑產業功能定位
洋口港陽光島, 距離南通如東縣海岸10餘公里處, 猶如一顆明珠鑲嵌在黃海中。

作為清潔能源特色基地, 這裡是南通沿海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 預計到2025年, 陽光島的LNG(液化天然氣)年接卸能力將達2500萬噸, 極大提升長三角區域調峰保供能力, 進一步優化區域能源結構。

全方位融入蘇南、對接上海, 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展, 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中, 南通正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催生新的產業圖景。

——產能向綠, 產業向海, 重塑區域內產業功能定位。

擁有長江干流岸線166公里的南通, 是萬里長江奔流入海的最後一道生態屏障。但以前這裡曾是全國最大的進口硫磺集散地之一, 「濱江不見江, 近水不親水」。

2016年以來, 南通啟動五山地區濱江片區生態保護修復工作, 依法關停並轉「散亂污」企業200多家, 退出過去港口貨運功能, 騰退修復岸線12公里, 全力打造17平方公里面向長江、鳥語花香的「城市客廳」。

以「大通州灣」體制機制推動沿海發展, 將呂四港、海門港、通州灣、洋口港規劃整合為一個通州灣港區, 實現規劃「一張圖」、佈局「一盤棋」, 有序承載長三角地區重大產能轉型升級, 著力打造沿海萬億級綠色臨港產業基地。

11月18日, 中鐵十四局與南通市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由中鐵十四局投資建設的江蘇省首個大盾構基地即將落戶通州灣示範區。

近三年, 蘇南、上海企業來南通投資億元以上項目超500個、總投資超2000億元, 一批百億級項目跨江而來、落地生根, 累計落戶各類產業項目3000餘個。

——創新驅動, 江海聯動, 加快區域內產業鏈、創新鏈雙向融合。

今年6月, 憑借獨創的新型外絕緣電網整體解決方案, 神馬電力一舉中標巴西輸變電特許經營權招標項目, 贏得世界同行矚目。

「我們把工程總包、海外拓展等業務放在上海, 把智能製造工廠放在南通, 這樣能將上海的人才、金融優勢與南通的製造優勢緊密結合, 實現企業集約化和戰略化發

展。」神馬電力集團董事長馬斌說。

落實《滬通科技創新全面戰略合作協議》, 積極策應上海科創中心、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 大力度打造沿江科創帶, 南通科創生態逐步形成, 創新基礎進一步夯實。

近三年來, 南通每年與上海簽訂產學研合作項目超200個, 上海近八成高校院所與南通70%以上製造類企業建立了產學研合作。

「改善人居環境, 厚植生態底色, 南通將進一步發揮區位優勢, 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推進江海聯動, 全力推動一體化、高質量發展, 實現新的『滄桑巨變』。」南通市代市長吳新明說。

包容匯通、敢為人先:
激發強大精神動能奮力譜寫更美圖景

通揚運河畔, 靜靜矗立著一座歷經百年風雲的紗廠——

19世紀末, 愛國實業家張謇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 開創中國近代民族機器紡織工業先河。此後, 他陸續辦實業、興教育、建城市, 創造了當時諸多「全國第一」, 南通也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2020年11月, 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通博物院, 瞭解張謇興辦實業、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的情況, 高度評價張謇「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

同時提出, 要把南通博物院和張謇故居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讓廣大民營企業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 增強社會責任感, 堅定「四個自信」。

為弘揚家國情懷、增強社會責任、鼓勵創新創造, 南通高水平建設張謇企業家學院, 培育新時代優秀企業家群體。

張謇企業家學院自今年1月成立以來, 累計舉辦全國各地培訓班141期次、培訓企業家學員1.1萬餘人次, 在企業家隊伍中進一步形成傳承先賢偉業、踐行社會責任、敢於創優爭先的濃郁發展氛圍。

「包容匯通、敢為人先」。近年來, 南通充分挖掘優秀文化內核, 傳承歷史文脈, 為奮力譜寫「強富美高」新南通凝聚起強大精神力量。

楊式界逝世

菲律賓董楊宗親總會訊: 本會名譽理事楊式界宗長(原籍石獅後官聘), 不幸於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七時三十分, 逝

世於大陸家鄉, 享壽七十有三高齡, 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訂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於青陽火化場火化, 另擇吉日舉行出殯儀式。本會聞耗, 經慰唁其家屬, 並勉其節哀順變, 以表哀思。

訃告

楊式界

(原籍石獅後官聘)

逝世於十一月十七日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陳施秀須

(深港坑邊)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停柩於香港

出殯日期另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陳王如琪

逝世於十一月九日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